**【無國界的愛】貼地助理教授不分膚色 與尋求庇護者同行**

【蘋果日報】 | 20 January 2017

還記得那幀敍利亞難民男童伏屍海邊的照片嗎？難民香港也有，只是我們認識太少。於香港教育大學當助理教授的伍鳳嫦（Isabella）是少數為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奔走的香港人，學院內她研究難民政策；學院外她捲起衣袖，組織尋求庇護家庭小孩Playgroup、解決他們家居漏水問題、派棉被尿片奶粉，親力親為。這位女俠甚至影響其他同路人行善。

曾為時代週刊記者，現職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的Isabella是主流世界精英，課堂中的她跟一般學者無異；但換上便服，就是一位貼地非常的行動者，她是非牟利組織「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」（下稱「協會」）的創辦人之一，該會不收捐款，只接受物資捐助。「你見到有人倒下，你不會先分他是哪種膚色，才決定幫忙與否？對嗎？」Isabella常辦講座，希望消弭偏見；就連住處，也選在難民聚居的元朗圍村，一住就是十年。在香港尋求庇護者不能合法工作，每月靠微薄援助生活。去年寒流襲港，一晚一位尋求庇護者熬不住嚴寒，致電Isabella求救。原來這戶人連一張像樣的棉被都沒有。整個晚上，他們就不停煲熱水，靠蒸氣取暖。「難以想像這種事，在今天的香港發生。」跟Isabella同樣關注尋求庇護者的研究助理蔡鳳儀（Sharice）慨嘆。

**偏頗報道扭曲形象**

協會每月一次向尋求庇護者派發尿片和奶粉，每次出動，Isabella都會自掏腰包購入物資。那天，Isabella和Sharice就穿梭逼滿水貨客的阜財街藥房，買下廿多份奶粉及尿片。「奶粉在藥房買，平幾十蚊 ！」精打細算的Isabella比孩子媽媽更細心，在紀錄冊寫下大家需要的尿片型號和奶粉牌子。「小朋友奶粉牌子不能隨便換，否則他們不肯吃啊！」職員見慣這位「奶粉豪客」掃貨，都樂意借她手推車。連奶粉牌子這些細節都要處理，不累嗎？ 「累到散呀！但一個人要到異地尋求庇護，已很不幸。我希望他們覺得香港人不是那麼涼薄，有人關心他們。」他們在公園派發物資，有自由行看見也跟着排隊，「笑得我。每次都有人來問。」

支援尋求庇護者，吃力不討好。大眾認識少，但凡有少數族裔犯案，就有團體標籤他們為「假難民」、「嗰班南亞人」。去年三月油麻地便利店劫殺案，有團體一見疑犯是越南人，就大張旗鼓說要遣返「假難民」、甚至說要開禁閉營。最後證實疑兇並非甚麼難民，而是有加拿大國籍的越南人，「不幫人不要緊，但不要害人嘛！由於媒體許多不實報道，那時大眾對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印象很差。他們擔心自己真會被關在禁閉營，惶恐地叫我代為照顧孩子。聽到後很難過。」Isabella承認有少數尋求庇護者因極貧窮鋌而走險犯案，卻非外界所指的「希望在港食大茶飯」。「我認識的他們絕大部份誠實善良。我在村內定居十年，鄰居多是尋求庇護者，我從未被打劫騷擾。」

**香港　好多好人**

「五個小孩的校長」呂麗紅，免費借出元崗幼稚園校舍作Playgroup場地，「工作上須聯絡她，我硬着頭皮借場地，她爽快答應：『無問題，大家都是幫有需要的小朋友啊！』」辦活動時，協會希望有機構贊助食物，朋友為她穿針引線認識深水埗明哥和華星冰室老闆簡文滌，兩位都願意贈送飯盒，甚至Halal清真食品。「很感激。香港，其實好多好人。」

據Isabella觀察多年，對尋求庇護者來說，物資困乏未算最苦，漫無目的的等待才真正蠶蝕靈魂。他們等候港府確認「免遣返聲請」，往往要十年八載，其間不可工作，每天唯一盼望就是入境署來電。「好些害了嚴重情緒病，有的更在港了結生命。」去年，Isabella為一位在香港跳海自盡的尼泊爾尋求庇護者辦後事。「原來他沒身份證，死後不可在香港海域做撒灰儀式。」她苦笑說。最後她輾轉找到他居港的表兄弟，便把骨灰交託給他。

**香港不是another city in China**

為尋求庇護者爭取福利，許多人會質疑：香港也有許多窮人，還去幫「其他」人？Isabella在facebook不時收到反難民團體發給她的惡意留言。Isabella苦笑說：「在我眼中，貧困長者、少數族裔、貧窮家庭……他們都值得幫，那是良知問題。我們不是常常自詡international city嗎？要說自己『國際化』，就該負起國際責任。否則香港不過是another city in China。」是有種人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。Isabella和她的同道人，正是。尋求庇護者Ana說：「感激她為我們做這麼多，否則我們在這裏的生活更難過。」

Website: <https://hk.lifestyle.appledaily.com/lifestyle/realtime/article/20170120/56190382>